

老 城 墙

王三毛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* T 0 2 0 5 8 0 *

王三毛 著

I247.5
279

石城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城墙/王三毛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. 5

ISBN 7-5059-3028-1

I. 老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0481 号

书 名	老城墙
作 者	王三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建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46 千字
印 张	14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028-1/I·2288
定 价	21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章

唐朝纲

唐朝纲一生恨爱交织永不忘怀的，就是西安城四周那圈围得严严实实的老城墙。面对老城墙，他羞辱了一生，痛苦了一生。若不是为了抗婚，情急之中一跃而上了城墙，摆脱了父亲的穷追猛赶，也不会在城墙上碰见牛桂仙和她扑城墙的姐姐。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撕心裂肺、扯心揪肝的事情，极有可能成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样子。

那是个秋天，城墙内外飘落着颜色变灰变酥的杨槐树叶儿。唐家老大唐成德，把十七岁的儿子唐朝纲从老二成荫的首饰铺子匆匆招回。这位开茶馆摆烟摊做着小本生意的唐老大脾气暴躁意志坚定。面对儿子，他以不容拒绝的口吻说，没过门的儿媳秀娘今日上门订结婚的日子。为了双方尽快把日子订下来，为了唐朝纲久卧病床的母亲能有人服侍，他让唐朝纲今日不必到二爸的铺子里去，专门在家等待。

听完此话，唐朝纲傻眼了。如果说四年前唐朝纲还是在完全无知，完全混沌的状态下，更多的是尊于父命和好奇好玩，才与他三岁的乡里女子秀娘订了婚。那么直到今天，他才真正意识到，为这个荒唐的举动，他可能将要付出的巨大而又沉重的代价。第一次见秀娘，他才十三岁。他是在大人们摆布唆使下，努力地去完成漫长而又繁琐的订婚仪式。那时的秀娘脸色蜡黄身子骨单

薄，只是个子比他高出将近半个头。整个仪式中，除了互相用目光探寻对方，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一切便结束了。在他的脑海里，秀娘留给他唯一称得上印象的东西，就是那高出他半个头的个子。订婚仪式结束后，客人渐渐散去，秀娘也被家人带回乡里去了。人去屋空，唐朝纲倍觉寂寞孤单。母亲看他沉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忙问他有啥不高兴的？他揉着发红的眼圈说：“妈，咱家天天这样热闹就好了。”

母亲亲昵地拍着唐朝纲的头说：“真是个傻儿子！”

两年后再见到秀娘，唐朝纲已经无从把两年前的秀娘和眼前这个秀娘相提并论了。秀娘虽说被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但她比起唐朝纲平日在城里见到的女孩差距太大了。别说其它，梳在脑后那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梳理得笨拙而俗气。这两年个子似乎非但没长，好像还萎缩了下去，竟比唐朝纲低了将近半个头。这次见面，秀娘让略谙人间世情男女之道的唐朝纲大为不满了一回。

今年春节过后的第四天，秀娘又一次被家人和媒人郑重其事领进了唐家。个子长得超过了父亲的唐朝纲在外躲了一天。天黑严实了，才郁郁不乐地返回家中。那时秀娘已经回去了。上了几年初中，又在二爸首饰铺子里泡了一段时间，唐朝纲对心中未来的媳妇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。每天凡来首饰店购买玉器首饰的女人，几乎都有着娇好的容颜和身段。至于乡里的未婚妻秀娘，早已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致。甚或他根本还没有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和秀娘联系在一起。此刻，面对父亲的突然袭问，他大为吃惊。噤着嘴说：“爸，那，那不行！”

唐老大挥动着长管旱烟袋，在客厅那张陈旧的方桌边磕净烟灰，噙着嘴将烟袋吹通了，手伸进烟筐箩里正要装烟。听了唐朝纲的话一愣，抬起头盯着唐朝纲，用旱烟袋指着问：“你刚才说啥？”

“和秀娘结婚的事我不愿意。”以往的唐朝纲，在性情暴戾的父

亲面前，从没有说过一句硬气话。可能是他被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威胁，就毫不犹豫，毫不畏惧地说了出来。

唐老大“啪”地一声，将手中的旱烟袋拍在方桌上说：“不愿意？是我给你娶媳妇，还是你给你娶媳妇？”话音不高，但却充满了威慑力。

唐朝纲张口还想申辩，唐老大那蒲扇一般大小的巴掌就煽在了他的左脸颊上。他猛地弹了起来，撒腿就朝外跑。唐老大一把没有拉住，唐朝纲已经蹿出门去。

冲出家门，唐朝纲回头看到父亲穷追不舍，连忙跑出巷子，顺城墙根而去。唐老大岂肯罢休，在后边紧紧追赶。嘴里骂着，还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旱烟袋。听着身后父亲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情急之中，唐朝纲就瞅见了经常上城墙玩耍的那个破损的城墙豁口。平时要登上豁口，得抱几块砖头垫在下面才行。这阵已没有机会抱砖。唐朝纲瞅准豁口，咬了咬牙，突然加速，到豁口下纵身一跃，双手撑在豁口边沿，双臂猛一用力，借助惯性将身子送上了城墙。唐老大追至豁口下，连续上了几次都失败了。他无奈地望着城墙上迅疾朝东跑去的唐朝纲，恼怒地跺着双脚骂道：“狗东西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就在唐朝纲摆脱了父亲的追赶，跳上城墙的时候，在南城门洞上的箭楼下，牛桂仙找到了失踪老半天的姐姐。一身女学生装扮的牛桂仙满脸汗珠，两颊通红。一双秀目里透出焦虑与担忧。她看到姐姐痴呆地歪坐在箭楼下的台阶上，就呼天喊地般地朝姐姐扑过去：“姐，姐。”

桂仙望着扑过来的牛桂仙，目光呆滞地凄然一笑。这一笑，从她蓬头垢面的脸上，能略微看到一些昔日十分娇美的面容。牛桂仙心疼地看着姐姐这个样子，忍不住心酸落泪。

这对姐妹是西大街牛记丝绸店牛掌柜的掌上明珠。姐姐牛桂

珠从小长得容貌过人，活泼可爱。后嫁给大户人家黄家大公子。谁知那黄家大少原本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仗着家大财大，整日在外拈花惹草。结婚不到两年，他便以牛桂珠没有生育为由，把一个在外养了多日的外妾堂而皇之娶进门来做了二房。牛桂珠生性要强，就整天和他在家里闹。他不但不听，前些日子又娶了个三房。牛桂珠寻死觅活地闹了许多次，他就把牛桂珠休了。还怪怨牛桂珠没能给他生个孩子。被休后的牛桂珠回到娘家，整日茶饭不思，萎靡不振，神情恍惚，常常跑得找不到人。今天天没亮就从家里跑出来，直到现在才被妹妹牛桂仙找到。

牛桂仙帮姐姐梳理着蓬乱的头发说：“姐，别再跑了。咱们回家吧。”

桂仙姐一把抓住牛桂仙问：“回家？回哪个家？黄家是不是？我不去！我不去！你不要逼我回家，我不去！”说着推开牛桂仙，爬上了城墙垛，在城墙垛上站起身来，望着城墙下来往的人群发愣。

牛桂仙惊呆了，看着城墙垛上的姐姐不知所措。

神使鬼差的唐朝纲就是这时来到了这里。他突然看见这情景，傻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

牛桂仙蹑手蹑脚朝城墙垛走着，嘴唇哆嗦道：“姐，你快下来……姐，你别这样……”

就在牛桂仙接近城墙垛的一刹那，桂仙姐猛地俯身朝城墙下扑去。在唐朝纲的眼里，空中的桂仙姐抽搐扭动的躯体，极像一把没来得及打开的雨伞，直挺挺地砸了下去。唐朝纲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惊恐地呼叫着飞奔过去。牛桂仙哭喊着扑上前，就要往城墙垛上爬。唐朝纲赶来，一把拉住牛桂仙说：“你不能这样！千万不能这样！”

牛桂仙泪流满面瘫倒在地，哭喊着对唐朝纲说：“快！快去救我姐——”说着，挣扎着爬起来，踉踉跄跄跑了几步，又绊倒在城墙

上。

唐朝纲冲上前伸手去扶，牛桂仙推开唐朝纲的手，乞求般地说：“快去救我姐！快呀——”

唐朝纲看了哭成泪人的牛桂仙一眼，猛地站起身，沿城墙飞奔而去。唐朝纲压根儿就没有料到，从此他会被深深地纠缠到一桩无法摆脱的事件之中。来到城墙下，桂仙姐倒在血泊之中已昏迷不醒。他完全是出于同情和善良，不得不帮牛桂仙把她姐送往医院抢救。可是在送往医院途中，桂仙姐就气绝身亡了。牛桂仙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又迫不得已和登人力车的车夫把人送往牛家。等送到牛家，牛家早已大乱了。牛掌柜看见女儿的尸体抬进来，一言未发，就匍然倒地。桂仙妈也软瘫在女儿尸体旁哭不出声。多亏邻居喊来了医生，几针扎过之后，牛掌柜夫妇才喊出声音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牛桂仙此时倒沉静了许多。看着扑在姐姐身上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，一双秀眉紧蹙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唐朝纲走过去，将牛桂仙拉到一旁说：“你得挺住。眼下给你姐料理后事要紧。你家在西安城有啥亲戚？你说个地址，我帮你给他们通知一声。”

牛桂仙不加思索地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

唐朝纲不相信地追问到：“一个也没有？”

牛桂仙说：“我们祖籍山西，父母在西安做生意。就我们姐妹两个……我姐死了，还会有啥亲戚……”

唐朝纲轻叹一声摇了摇头，转身欲走，被牛桂仙一把拉住。牛桂仙眼里含着泪水乞求地望着唐朝纲说：“谢谢你帮我把我姐送回家。”唐朝纲连忙说：“你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别说我，就是谁碰上了也会帮的。”牛桂仙说：“可我不知道你叫啥？日后谢你，连个名字都叫不上来。”唐朝纲说：“我姓唐叫朝纲。说啥谢不谢的，唉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西安城里也没个亲戚，你往后这事情可咋办！”

说着又要往外走。牛桂仙又伸手将他拉住说：“唐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能不能别走？能不能帮帮我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……我真不知道该咋办呀！”说着，两行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
唐朝纲劝慰说：“我哪是要走呀？瞧你家这样子，又没个亲戚帮忙，我眼睁睁走了还算个人嘛！我是急着去找几个帮手，顺便到棺材铺订副棺材，还要托人找墓地安排打墓。眼下，最当紧的是让你姐入葬啊。”

牛桂仙泪眼婆娑地看着唐朝纲，翕动着嘴唇欲说什么，牛掌柜却霍地站起身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“姓黄的，你不是人。是你逼我女儿扑了城墙！我今天和你拼了——”喊着猛地朝门口扑去。

唐朝纲、牛桂仙一惊，唐朝纲急忙上前拉住牛掌柜说：“大伯，大伯！”牛掌柜甩开唐朝纲的手，大声吼道：“别拦我！放开我！”牛桂仙上前抱住父亲，桂仙妈也跑过来拉住牛掌柜，被牛掌柜一把推倒。牛掌柜歇斯底里喊道：“女儿都被逼死了，我老头子活着还有啥意思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豁出这条老命了！”

桂仙妈爬起来又扑上前，死死抱住牛掌柜哭喊道：“黄家财大势大，你去了又能咋样？再说女儿是回到咱家扑的城墙，黄家能认这个账？”

牛掌柜颤声地喊：“我和他拼命去！”

桂仙妈放声大哭道：“你去拼命，留下我和桂仙咋办？你想过没有？”

牛掌柜一阵颤栗，看看女儿，看看老伴，突然双拳捶胸，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牛桂仙和桂仙妈也失声痛哭。一旁的唐朝纲不由鼻子发酸，眼睛潮湿。

二

唐老大和唐老二，在唐老二的首饰店内，正为唐朝纲出走的事

吵得不可开交。

唐朝纲的愤然出去，唐老大确实气昏了头。他始料不及的是，一向乖顺听话的儿子，在和秀娘的婚事上，已经和他闹过两次了。上次秀娘来家，儿子偷偷跑出去躲了一整天，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上。这次是他捎话让秀娘家来订结婚的日子。儿子要是再躲到外边不回家，可咋好给秀娘那边交待。在城墙下，他无奈地看儿子顺城墙朝东跑走。回到家，气得坐在院子里抽烟，朝纲妈就撑着病弱身子挪到他身边，央求他赶紧把儿子找回来。看着老伴骨瘦如柴的病样儿，唐老大就心酸。老伴在朝纲三岁时，落下了个病身子。十来年了，要死不活地硬撑着。他为啥给朝纲订了个乡里的媳妇，为啥急于要给完婚，就是想让老伴能过上几天好日子，早日抱上孙子。即是撒手西去了，也能安然地闭上眼睛。

老伴的央求，使唐老大也心慌意乱。一袋烟没抽完，便出门找兄弟唐老二商量寻找朝纲的事。

谁知唐老二听了朝纲为结婚的事赌气出走，心火一下子蹿了上来。新近听到的有关传闻，使他心惊肉颤。粉巷卖粉汤羊血的李家二小子，晚上瞒着家人到易俗社看戏。中场休息时出去解手，被一伙当兵的架走了。三个多月后，一个开小差的士兵捎口信回来，说二小子被拉了兵，眼下正在陕北的黄河边打仗。李家花钱托人，好不容易在陕北找到了那支队伍，可二小子前几天已阵亡了。到头连个尸首都没能找回来。东门干果店刘掌柜五女一儿，把个儿子玻璃人似的看管着。那天家人眼看着那娃到铺子外边买豆豆糖吃，眨眼功夫就找不见踪影。一家人全乱套了，哭天喊地到处找人。连护城河和阴水沟都寻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找见。后来接到信儿，娃被绑票了。开口就要了两千块大洋。刘掌柜筹好钱差人送去，等赶到指定地点已晚了一个时辰，娃却被大卸八块摊在地上……唐老二越想越怕，越怕就越气。他们唐家兄弟二人，就孤守

着唐朝纲这一棵独苗。他们的父亲阖眼离世的最后一刻，唯一丢心不下的，就是老二家膝下无后。父亲把唐家烟火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金贵，在生命弥留之际，依然系念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他掏出两张早已拟好的契约放在枕头边，拼尽全力把两个儿子的手捏到一块说：“成德成荫，你二兄弟听着，我给你们置办的那两院房产，有堵墙是两家，没有墙就是一家。我孙子朝纲就是那堵墙。记住，他是一子顶两门的。他娶了媳妇，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儿媳。他有了子女，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孙子孙女。你俩在这契约上签字画押，就算了却了我心头病。要不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唐老大、唐老二齐刷刷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，泪如泉涌，失声痛哭。父亲固执地看他们在契约上签字画押之后，那盏微弱的生命之火才渐渐熄灭。

唐老二回想起父亲当年去世时的那一幕情景，眼睛就有些潮湿。从那以后，他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朝纲当做自己的亲骨肉看待。为朝纲的长大成人，几乎和唐老大付出了一样的心血。送朝纲上学念书，教朝纲如何做人，最后又把朝纲留在自家店内学生意，为朝纲往后支撑两院门户打基础。谁知这对相敬如宾的老兄弟俩，到头来却为了朝纲的婚事，发生了严重分歧。这且不说，今天这兵荒马乱的，当哥的竟为了这事把朝纲逼出家门。朝纲一人在外游荡，万一出个差错……唐老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和焦虑，把手中的白银水烟壶往柜台上一墩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咋现在才来找我？朝纲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唐家的列祖列宗？对得起咱爸临咽气说的那番话？”

唐老大焦灼不安地说：“你说这么多是啥意思？我那边的景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是逼他完婚，不是害他。”

唐老二说：“啥意思？你是老大，你要这样做，让我咋说你好？逼娃完婚，你这是要一条黑道走到底！”

“给朝纲娶媳妇咋能说是条黑道?”

“这不明摆着。秀娘是个乡里娃,又比朝纲大三岁。从小没爹没娘,先不说有没有教养,光从家道上讲,也门不当户不对。你逼娃结婚,能说你走的是阳关道?”

“人常说,女大三,抱金砖。没爹没娘,更能跟咱一心一意过日子。这有啥不好?”

“朝纲不愿意,咱就给娃找个愿意的不就行了。为啥非要逼娃。”

唐老大脸色一沉说:“算了。这事我给你说过也不止一次两次了。秀娘那边快要进门了,我也不和你罗嗦。你要愿意,就帮我把朝纲找回来。不愿意,回头我自己找。结婚的日子订也得订,不订也得订。谁也别想毁了这个婚约!”

唐老大出了唐老二的店门,急急忙忙朝回赶。虽说朝纲出走,老二发火令他心里极为不快。这阵他却顾不上操心这些。按时辰秀娘那边也该来了,他得赶回家去应付那边的事情。

果然,当他赶到家门口时,秀娘伯正在家门口拴着毛驴。秀娘端立一旁,怀里抱着一个包袱蛋蛋。唐老大慌忙迎上前,礼让道:“她大伯,你们来了,快进屋。快进屋。”

唐老大领秀娘伯和秀娘走进院子,径直进了客厅,并给秀娘伯和秀娘让座。

秀娘伯落座。秀娘也拘谨地坐下。

唐老大冲一侧的里屋喊:“朝纲妈,她大伯和秀娘娃来了。”

秀娘闻声,又慌忙从椅子上站起身,两眼望着里屋的门帘不知如何是好。

门帘慢慢掀开,朝纲妈挣扎着扶门框挪出来。扶门框的双手青筋突暴,颤抖不止。

秀娘伯对秀娘说:“快去扶你妈出来。”

秀娘连忙上前扶住朝纲妈。

秀娘伯说：“你身子不好，就不要出来了。”

朝纲妈说：“你们大远地来了，我咋好躺在床上说话。”

秀娘扶朝纲妈坐在椅子上，自己站在一旁。朝纲妈端详了秀娘一阵说：“秀娘，我娃也坐呀。”

秀娘羞红着脸，抿嘴一笑，依然站在那里。

朝纲妈对唐老大说：“他爸，快给秀娘伯和秀娘倒水。”

唐老大站起身，秀娘伯连忙起身拦住说：“你坐，让秀娘去。”

秀娘乖顺地转身朝外走去。唐老大满意地看着秀娘的背影说：“秀娘，茶都泡好了，在案头上放着。你提过来就行了。”

秀娘轻声应诺着走出客厅。

朝纲妈也显露喜色，嘴里却说道：“唉，娃没过门哩，咋能让娃去干活。”

秀娘伯说：“秀娘这娃在家就勤快。以后，你就把她当自家的女儿看待吧。”

朝纲妈说：“好。好。我身边就缺个女儿。唉，要不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，娃也不会一进门就干这干那呀。”

秀娘提着茶壶进来，给桌上的茶杯里一一倒上茶水，双手递给三人。然后又站在了朝纲妈身旁。

秀娘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茶杯问：“朝纲他爸，咱朝纲人哩？”

唐老大不自在地起身走到客厅门口，朝外张望了一下，又走回来：“朝纲他、他有事出去了，一会就回来。她大伯，喝茶喝茶。”

朝纲妈神色焦虑地望着客厅门外，不由急促地咳嗽。秀娘连忙上前为朝纲妈捶背。

三

唐朝纲毕竟是个乖顺听话的孩子。他在忙完了牛桂仙家的这些事情，订好了棺材，选好了墓地，并安排人突击打墓之后，心想该给家里人打个招呼。他匆匆忙忙回到自家门口，突然看见了拴在门口的毛驴，脚步停了下来。毛驴拴在门口，也就是说秀娘已经来了。他不禁想到眼下父亲的粗暴逼婚。顿时觉得自己满腹委屈而又不幸。他觉得自己又不愿回家，不想见父亲，更不愿想他和秀娘的婚事。

他慢慢地回转身，想悄然离去。抬头却看见了唐老二站在自己的面前。

唐老二在唐老大愤然离去之后，再也没有心思做生意，匆匆关了门，到处去找唐朝纲。他在街上转悠了一阵，连朝纲的影子都没找见。就慌忙赶回来看朝纲回到家没有。没想到会在家门口碰上正准备悄然离去的唐朝纲。

唐老二大步走上前，堵住唐朝纲说：“还不回家，又想到哪里去？”

唐朝纲看了唐老二一眼，低头不语。

唐老二看看拴在门口的毛驴，瞥了唐朝纲一眼说：“媳妇都进门了，你倒跑得不见面。你就不怕大人着急？”

唐朝纲沉着脸说：“二爸，这门亲事我不愿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唐老二精神一振说：“不愿意？不愿意你说嘛。跑啥哩？躲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？跑了和尚，还能把庙跑了？”

唐朝纲上前拉着唐老二的胳膊说：“二爸，你去劝劝我爸。”

唐老二说：“我咋劝？你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过，这是给你娶媳妇，你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谁还能把你咋？强按牛头不

喝水，硬摘的西瓜味不甜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出家门口的唐老大突然喊：“朝纲，你给我往回走。”

唐朝纲一惊，回头看了一眼父亲，转过头又求援地望着唐老二。唐老二故做镇静地咳了一声，唆使般给唐朝纲递了眼色，朝自家大门走去。

唐朝纲转过身，赌气般梗着脖子，朝门口走着嘟囔了一句：“走就走。”

唐朝纲走进院子，看见秀娘衿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不满地瞥了一眼，立在了原地。

秀娘抬头见是唐朝纲，也不由站住了脚步，两颊赧红，腼腆地低下头去。

唐朝纲转身又想往外走，被跟在身后的唐老大堵住了：

“去，进屋见见你大伯。”

唐朝纲极不情愿，但又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客厅。

秀娘望着唐朝纲走进客厅的背影，目光掠过一丝忧郁，随手解下围裙。

唐老大面露不安地走来说：“秀娘，你进了门就干这干那的……也进屋歇歇吧。朝纲……”

还没等唐老大的话说完，屋里忽然传出唐朝纲和母亲的争辩声。

“妈，这事我不愿意。”

“胡说。还能由了你！”

“妈，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。”

秀娘愣怔一下，双眉紧蹙，手中的围裙突然滑落，掉在了地上。她神色慌乱地弯腰去捡围裙，屋里又传来了争辩声。

“朝纲，你想气死妈……”

“妈，我啥事都能依你。就是这事……妈，你别逼我！”

秀娘伸出的手猛地缩了回来，慢慢直起腰呆站着。

唐老大脸色大变，正要进客厅，却看见秀娘伯脸色难看地走出来，尴尬地望着唐老大一言不发。

秀娘慢慢上前说：“伯……咱回。”

秀娘伯哆嗦着嘴唇说：“回、回……”

唐老大慌忙说：“这咋能行！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唐朝纲突然走出客厅，对唐老大说：“爸，人家要走，就让人家走。我去送他们。”

唐老大盯住唐朝纲，怒发冲冠，眼冒金星。咬牙切齿地跺了一下脚，跑到墙角捡起一截木棍，扑到唐朝纲身边，高高举起，挥手就打。秀娘惊叫一声，闭上了眼睛。秀娘伯伸手想挡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只见唐朝纲身子一歪，一个踉跄。稍许，头上的鲜血顺腮帮流了下来。

秀娘脸色苍白。秀娘伯大惊失色。

唐朝纲目视三人，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，转身朝大门外走去。

唐老大猛地举起木棍还要往前追，被秀娘伯拉住了。唐老大眼看着走出门去的唐朝纲，突然扔掉手中的木棍，唉叹一声，双手抱头，蹲在地上。

秀娘环顾了一下唐老大和大伯，目光落在朝纲妈卧室的窗子上停了片刻，缓步朝大门口走去。

秀娘伯突然在后边喊道：“秀娘！”

秀娘停住了脚步。

秀娘伯走上前说：“秀娘，咱这样回去，我可给你婆咋交代？几年了，全村人都知道你找了个西安城里的女婿。全村都知道咱今日来是订结婚的日子。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，你就不怕村里人

笑话咱？”

秀娘突然转过身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可咱不回去，总不能赖在人家……”

唐老大上前说：“她大伯、秀娘，你们听我说。咱们这可是几年前订下的亲事！谁要是反悔，谁就不是人哪！我们唐家最看重的就是脸面。你们这样回去，让我们唐家这脸面往哪搁？让我们唐家今后还咋活人？你们不能走哇！”

秀娘伯说：“可朝纲他……”

唐老大：“娃们家一时拗着性子。再说这事也由不得他！”

秀娘流着泪说：“大伯，你和我婶子都是好人。我每次来，你们都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待我。可是不能因为我，给你们家惹出这么多事情！我不怪罪你们。我只怨我自己的命……”

朝纲妈跌跌撞撞跑出客厅，上前一把握住秀娘说：“娃呀，你不能走！朝纲他会回心转意的。你要是走了，大婶就、就活不了啦！”

秀娘哭着抱住了朝纲妈：“婶子——”

唐老大突然决断地说：“秀娘伯，是这，秀娘今日个就留在家里了。你回去给她婆说，就说朝纲妈身子不好离不得人。我回头差人到乡里送个结婚的日子。这事情咱们就这样办了。日子一定，就给娃们结婚。”

秀娘伯迟疑问说：“这样能行？”

唐老大说：“有啥不行，事情紧了就按紧的办！”

四

唐老大让秀娘伯劝慰住秀娘后，吃过饭就送秀娘伯回乡里去了。二人走出城门洞，秀娘伯仍不放心地说：“唉，朝纲爸，我这样走心里总不踏实。回去给秀娘她婆咋说哩？”

唐老大说：“你放心走吧。这个媳妇我们是娶定了！我们唐家